

初一個大雨滂沱的早晨,室内橘黃燈光 灑照在優人神鼓藝術總監劉若瑀臉上, 形成特殊光影,她的氣息寧靜而穩定,約訪店家人進 人出,表情多少有些煩躁,潮溼感帶來的不適在許多 人臉上表露無遺,正因如此,劉若瑀的「靜」恰成為 這個空間裡的獨特風景。

「藝術 Long stay 今年已邁入第三年,這個活動與 雲腳本質相通,比方親炙土地,親近民衆,劉老師如 何看待這次藝術 Long stay 呢?」當天剛好是「優人 雲腳臺中」的尾聲,文化局長葉樹姍微微一笑,提出 在場所有人的疑問。

「藝術 Long stay 這個名稱,我知道是經過長時間 思索後找出的活動方法,絕非蜻蜓點水,而是循序漸 進,因為藝術 Long stay 第一個接觸對象是學校,尤 其是到一些在臺中而言相對偏鄉的學校。」劉若瑀分 享自己的經驗,並且將之與「優人神鼓」的發展過程 連結。

「早年創辦『優表演藝術劇團』(今『優人神鼓』)時,我們一直希望能接近人,不知道是第三或第五年,才進入國家劇院演出,之前通通是去廟會、街頭,在我心裡面,文化或藝術應該跟人在一起。『優人』選擇以山林作為訓練場地,透過這樣的培養過程,團員必須讓自己更接近原始生活條件,才可能在身心靈產生大自然的力量,一個比較有機的力量,但跟人接觸仍是一門重要功課,所以一開始『優人』的演出場域幾乎都在街頭跟廟會。」提到早年的街頭經驗,劉若瑀臉部表情顯得更為柔和,經由她的敘述,優人神鼓最初於臺灣各地街頭、廟口的演出畫面似乎也浮現在衆人眼前。







■《勇者之劍》精湛演出,充分展現核心精神。(文化局提供)



■ 雲腳是優人神鼓獨特的肢體訓練方式,團員們以腳親炙土地、覺知 自我。(文化局提供)

優人神鼓一直保持「接近人群」的初衷,劉若 瑀談到近年至國外演出的訓練過程中,與自然親 近的多,跟人接觸的少,接近人群的方式僅存「雲 腳」;雲腳是「優人」獨特的肢體訓練方式,在 日復一日的行走中,學習放鬆意念,讓心性回歸簡 單與寧靜,最早開始於1996年,中間曾中斷十幾 年,2008年才重新啓程。

「五年前,我們進了彰化監獄,對劇團又是一次 衝擊,原先只是專注在創作、訓練及表演上,進了 彰監,你必須不斷面對一群在原來範疇不會碰觸的 人。」劉若瑀提到「優人」的另項創舉,引起大家 的好奇與想像。

葉樹姍聆聽至此,不禁提出疑問:「一般人看 到收容人,也許只認為他們需要一點幫助,很少人會 從他們身上挖掘天賦,但是您卻從中找到可能性,您 是如何發現的?肢體語言、眼神?或是反應?」





劉若瑀頻頻點頭後說道:「這個問題非常專業,您知道嗎?有一天我看他們打鼓時,發現某個年輕人非常有藝術潛力,由於打鼓需要跳躍,通常都是接受老師指導,然後按照指導方式進行,可是那天我看到這個年輕人,以一種完全有機的跳法進行,教了『優人』那麼多學生,從未見過這樣的爆發力與跳躍潛力。後來才知道,他是原住民,在國小就是拳擊冠軍,國中就輟學,開始打架,因傷害罪被收監。你心裡會感到心疼,擁有靈敏覺知,良好音感,這股純正力量卻因不知往哪擺放而走岔。這些人是表演藝術的優秀人才,他們卻不自知。」

劉若瑀神色一正,又說:「透過打坐、打鼓、 打拳的方式,『優人』建立一套系統,其中,打坐可 以放鬆自我,進行全面觀照,任何年輕人只要經過這 樣的訓練,加上演出後獲得認可帶來的自信、群體生 活的影響,我覺得必定能夠改變一個人。這不只對團 員,景文班的孩子,甚至彰監的人都有成效,因而發 現,原來它是一套教育系統。」

「您現在的敘述,聽起來很有一套系統,但我相信 其中應該也遭遇不少挫折跟困難,每個人狀況不同, 有許多難以預料的情形,面對經營劇團及訓練各方團 員,像是來自彰監的收容人,或是景文的孩子皆是如 此。您方才提及與人的關係,皆源自初心,相信您一 定經常觀照自己,為什麼要做這件事?為什麼要做劇 場?」葉樹姍問道。 聽完這些問題,劉若瑀眼中不禁泛起淚光說:「每次提到這個問題都會讓我哭,這件事真的好難。目前我們在做的所有事都跟初心有關,當『優人』成長至今,與善知識們多少走在相同道路。我們現在進行的事情,可以解決很多問題,坦白講,我也想找一個解脫之道;當你越接近這條路,你心裡的愛就越大,越會覺得人世間的事情都與你相關,那時候我才了解,為什麼有些大師可以做到這麼多,不管多麼困難、多苦,還是朝著『願衆生都得解脫』的宏願前進。」

「讓自己當個傻子,有些事情非做不可。」室内的 暖橘光束緩緩落在劉若瑀側臉,訪談最末,她的臉孔 隱隱閃動慈祥神采,有一瞬間,彷彿與普渡衆生的菩薩面容重疊。 [80]



■ 優人神鼓於豐洲國小示範演出,獲得熱烈迴響。(文化局提供)